

## 粵港澳共商文化創意



廣東書畫家康若水（左二）贈字「合縱連橫」，寄意整合資源、合作共赢（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袁秀賢廣州報道：隨着粵港澳區域合作步伐的日趨加快，三地文化發展頗受關注。「Come on Show! 文化商業名人薈」的文化沙龍，近日在廣州市荔灣區1850創意園舉行，來自京粵港澳及海外等地近百位名人出席，文化創意成為熱門話題，以促進粵港澳三地文化發展。

「高雅藝術也要克服商業價值欠缺的弱點，關鍵要靠創意制勝。」世界傑出華人攝影家、畫家水禾田強調。他認為，香港出版一本書無需經過繁瑣的審批程序，簡單備案後即可放到市場上接受驗證，是好是壞自有論斷。但高雅藝術也要克服欠缺商業價值的弱點，關鍵要靠創意制勝，建議內地簡化審批程序，給文化創意產業足夠的生存空間。

時下，舞台劇《喜羊羊》頗受社會歡迎。主責策劃《喜羊羊》的中國著名動漫文化人、《動漫周刊》出版人鍾路明認為，文化需要追求實際效益，當邊際效益達到數十甚至上百倍時，文化的張力和影響力自然就能產生巨大的影響。《喜羊羊》以一百八十萬投資產生一億二千萬元人民幣的票房，其影響力可見一斑；而《三槍》等大片的價格高、價值低，也反證了這一觀點。

內地美食家、文化交流專家莊臣認為，文化是一種習慣，當新的文化進入固有領域時，千萬不能摒棄原有的文化，否則將不是雙贏而是雙輸。法國的美食街不是政府規劃出來的，而是千百年來自然而然形成的，無數事實也證明，規劃出來的美食街、酒吧街、甚至迪拜的國際金融中心角色都是失敗的。他強調，輸入新的文化首先要做到尊重原有文化。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碩士生導師陳樹淦說，引領市場和適應市場要相互結合，但要樹立引領市場為主的思路。香港能夠發展成為亞洲展覽之都，不短視、肯投入是重要原因。每年在香港舉辦的眾多珠寶展、服裝展，現場交投氣氛並不活躍，甚至不設銷售，但參展商都有一個共識，先投入以造成風潮，逐步取得定價權，佔領潮流制高點，最終謀求價值最大化。

# 霍韜晦撰詞 費明儀演唱 性情音樂會演繹生命之歌

【本報訊】在香港，填詞人給人的印象，是為流行歌曲填詞。事實上，為音樂填上歌詞，最重要是想表達內心的感受與人生的領悟。本港思想家、教育家霍韜晦對文化、社會、生命有深刻的研究和了解，他跨出學術領域，將處世之道化為詩歌語言、藝術語言，寫下二十首詞作，對應時代、對應社會、對應人心的歌詞，煥發現代人本來乾枯的生命，他稱這些作品為「性情歌曲」。

## 性情歌曲煥發生命

霍韜晦是新人文主義與性情學之倡導者，為



▲費明儀再度登台，令人期待

本港及海外多項教育文化事業締造者。師承當代新儒學名家唐君毅，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中西哲學二十餘年，現任喜耀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主席、香港東方人文學院院長、新加坡東亞人文研究所所長，並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京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之客座教授。

由喜耀教育文化基金會主辦的「霍韜晦性情歌曲音樂會」，邀請著名女高音費明儀演唱。費明儀一生積極推動音樂，即使她在一九九九年起數度與病魔搏鬥，仍然無減她推廣音樂的熱誠。康復後她在香港中樂團銀禧慶典音樂會中再度登台，其一貫的優美台風、飽滿歌聲、豐富感情，打動了在場每位聽眾。其後，費明儀鮮有公開演唱，但她依然積極推動香港音樂藝術。

## 歌詞淺白意義深遠

在二〇〇八和〇九年，她擔任了「天地之心」性情教育音樂劇的藝術指導，此劇正由霍韜晦任總監。她形容霍韜晦的作品：「歌詞非常有深度，雖然很易看、易讀，意思卻很深遠。」

音樂會邀請了著名音樂家陳能濟擔任編曲及指揮，還有阿鍾（黃輔棠）、陳永華譜曲，霍韜晦作詞；演出嘉賓有演奏古琴的謝俊仁及表演朗誦的嚴力耕。

音樂會將於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晚上八時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所有門券扣除必要開支後，全數收益撥捐「喜耀教育文化基金會」。「喜耀教育文化基金會」於九四年成立，以推動「性情教育」為使命，着力開發人的性情，引導人踏上健康、光明的路。音樂會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網公開發售，節目查詢可電二七六〇八三五（喜耀生命教育中心）或登上網址：www.xingqingconcert.com。



▲陳能濟透過編曲，將性情歌曲的信息呈現出來



▲霍韜晦跨出學術界，創作性情歌曲歌詞

## 文藝動靜

美術編輯：李志文

# 《街角人情》回望香江歲月

本報記者 鍾麗明

曾幾何時，上環永樂街對出的空地是執行笞刑的「刑場」；太平山街的廣福義祠曾發生過生人與死人混放在一起，而促成東華醫院的創辦；普慶坊曾設有革命招待所，招待革命黨人；荷李活道公園是英軍登陸時舉行升旗禮的地點……。位於上環砵甸乍街以西的地區，曾是香港的商業中心，也是革命活動的重要地點，一段段有趣的香港掌故，作為香港人的我們，又知道多少？

## 上環是華人商業中心

構思了十年，花了兩年時間編纂完成的《街角·人情——香港砵甸乍街以西》終於出版，主編之一高添強上星期帶領記者作一次上環深度遊。當日的行程由西城城出發，途經文咸街、荷李活道、太平山街到歌賦街等，走訪代表華人商業發展的南北行區、從前華人的政治中心——東華醫院、廣福義祠，還有孫中山革命的足跡，以及一些鮮為人知的地點等。



文咸西街昔日是香港的商業中心（本報攝）

高添強表示，現在大家都知道中環是香港的商業中心，但是，二次大戰以前，香港的商業中心長期以來其實坐落在砵甸乍街以西的地區，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華商已經非常活躍，上環一帶的南北行、金山／南洋莊、銀號、找換店等匯聚成香港的商業心臟。那裡更有民居、廟宇、妓院、醫院、學校，與華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高添強介紹說：「英國人來港最大的目的，是發展商業、外交及軍事，把香港發展成貿易站，全為本國利益，並不考慮華人。香港開埠之初至中期，居住在港的華人都是低下階層的人，直至太平天國後，華南一帶有身份地位的華人開始攜帶家眷來港，也帶來金錢和經商的經驗。後來三藩市發現金礦，很多廣東人，特別是四邑人，都會經香港出洋打工，亦造就了華商南北行（即貫通南北貨物交流）的生意。」

當時最活躍的「南北行區」，就是現在的文咸西街、永樂街一帶，是當時香港最重要的商業街。「香港開埠之初，華人已開始在中環街市作市場，第一任港督砵甸乍來到，發覺這地皮珍貴，便將華人趕至太平山區，並將文咸街規劃為華人商販區。由於中環及灣仔是英軍重鎮，華人商業區便只能向西發展，一直伸展至高陞街。」

現在的文咸西街，卻是比較冷清的一條街，主要是賣藥材和參茸海味的店舖。高添強說：「以往很多華人主要是靠賣藥材發迹，因為很多海外華人不信西醫，老闆亦不會理會華人的病死，因而華工需要大量藥材自保。」

## 十皇殿廣場公開行刑

在永樂街對出一塊現在鋪有馬賽克的空地，在二次大戰前叫「十皇殿廣場」，曾被英政府用作對華人公開刑罰的「刑場」，「香港開埠初期，很多歧視華人的條例，如



位於永樂街對出的空地（圖上），曾是公開執行刑罰的廣場，下圖的刑罰為「枷刑」



華人晚上出街，要申請夜行紙，如果沒有，便要受鞭打、笞刑或枷刑，用枷鎖犯人三日三夜。香港直至一八八六年才取消了在公開廣場進行刑罰。」

「香港一八四三年已有荷李活道，跟美國荷里活毫無關係，其名稱是以香港第二任港督戴維斯於蘇格蘭的家有個荷李活花園而改，是為軍人往返西營盤及金鐘兵房而開關的捷徑。」現時的荷李活道公園下面，就是一八四一年



荷李活道公園是英軍登陸香港後舉行升旗禮的地方（本報攝）

英軍正式登陸香港的地方，是一個簡陋的碼頭，英軍登陸後上了一個小山坡，即現在公園的位置，並在這裡舉行升旗禮，正式公布管治香港。

高添強說：「十九世紀時期，全維多利亞城有二百間華人開的店舖，其中有三分之一在太平山區。當時，在太平山區現在普仁街的位置，有一個華人墓地，叫墳墓街，東華醫院成立後，才改名普仁街。」現在的太平山街，仍會看到一些殯儀及棺材店舖，其店舖歷史也許可追溯到開



十九世紀時期，華洋分隔，堅道以上為華人居住，堅道以下的太平山區，為華人居住的中式建築

埠初期。

## 百姓廟滿載辛酸血淚

一八四〇年代，一些華人領袖看到很多出洋打工的華人死後，沒有安葬之地，連神主牌也沒有，便申請建造一間廣福義祠，為遠道來港謀生而客死異鄉的華人安放靈位，如家鄉的人知道把神主牌帶回家鄉。後來卻演變成一些橫死街頭屍體，或瀕死的病人也放到廣福義祠裡，一八六六年被外國記者發現。華人領袖認為問題源自沒有一間專為華人是設的醫院。於是，一八六九年，港督麥當奴批准，在本來葬地的地方興建醫院，自此，東華醫院逐漸成為



位於太平山街的廣福義祠，昔日是為客死異鄉的海外華人安放靈位之處（本報攝）



高添強在東華醫院門牌前展示的舊照，可見東華醫院初建時是中式建築設計（本報攝）

華人的權力中心。「當時的東華總理，本身已是知名的人，他們還要調停商業、娼妓、納妾等糾紛。」

東華醫院成立之初，是一座中式建築加一些西式設計，現在的東華醫院已是第三代建築，但醫院門前仍保留有落成時由書法家陳耀莊寫的牌匾。而現在位於太平山街的廣福義祠（俗稱百姓廟），於一八五一年成立，並於一八九五年重建，現由東華醫院管理。

《街角·人情》的封面，是一張拍攝普慶坊一幢建築物的照片，高添強說，這是其中一間曾用作招待革命黨人的招待所。由普慶坊起，高添強開始述說孫中山在港的革命足跡。

現時位於城隍街的基恩小學，就是孫中山就讀的中央書院的所在地，該書院後來才搬往現時的前已婚警察宿舍。



結志街街口是革命志士楊衢雲被暗殺的地點（本報攝）

孫中山在港時，經常穿梭於西醫學院、結志街及歌賦街一帶，包括在百子裏的輔仁文社，位於歌賦街以店舖作掩飾、實為商議革命地點的「楊耀記」。結志街就是革命核心人物楊衢雲被清廷派人暗殺的地點。他死後葬於基督教墳場，但其墓碑一直無名無姓。

# 150 幀照片皆有來歷

石翠華、高添強編的《街角·人情——香港砵甸乍街以西》，前半部分選取了皇家亞洲學會於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八年間的攝影調查相片，後半部分的九個章節，分別述說地區發展、城市規劃、華商的冒起、娼妓的故事、風俗與神祇的關聯、東華醫院及香港大學創辦的前因後果，以及一八九四年瘟疫爆發凸顯華人社區的困境等。

該書邀請多位歷史、人類學、建築等專家學者撰文。高添強表示，一九九八年，他接到一批由皇家亞洲學會保存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攝影調查相片，數量多達二千幀，攝影師來自該會及南華體育會攝影社，是要為香港作紀錄，拍攝了西區及半山地區的建築物及人們日常生活情景，今次書中輯錄了其中一百五十幀照片。

當高添強收到這批相片後，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由於很多照片拍攝的地方如今已面目全非，有時一張照片已令他苦思多時，如書中一張相片，他曾懷疑是常豐里，但由於相中的石階級數與現在的常豐里不同，令他否定了這假設，幾經轉折，才發現相中一座建築物如今仍在，原來石階被重建了，所以才證實真的是常豐里。

高添強說，很欣賞皇家亞洲學會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已有遠見，為香港保存歷史。此外，他亦很感謝這本書的作者們都是義務性質撰文，為香港歷史的保存和研究出一分力。



《街角·人情》的封面為普慶坊一幢建築物，曾是革命招待所